

一个人的朝圣：《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中的东正教精神

李靖萍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俄罗斯白银时代作家伊万·布宁以其独特的诗情和杰出的技艺重现了昔日俄罗斯的生活图景，其诗意的话语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哲学思想。长篇小说《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是布宁最具艺术特色的作品，作品蕴含的东正教精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小说主人公阿尔谢尼耶夫一生都在寻求精神的超越与永恒，这也是整个俄罗斯民族的精神诉求。

关键词：布宁；《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东正教；静修主义

中图分类号：I512.06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布宁（Иван Алексеевич Бунин，1870—1953）白银时代杰出的诗人兼小说家，1933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俄罗斯首位诺奖折桂的作家。十月革命后布宁离开俄罗斯，但是流亡生活却使他的创作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扎伊采夫（Б.К. Зайцев）指出“流亡强化了他对俄罗斯的感情，一去不复返的感觉，并使他先前就很浓烈的诗歌之汁变得更为浓缩”。（阿格诺索夫 2004：273）作家在异国他乡以诗意的语言描述记忆中美好的俄罗斯，长篇小说《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Жизнь Арсеньева，1927—1933）是最具布宁艺术特色的作品之一。小说生动地呈现昔日俄罗斯的广阔的生活图景，唱出了一首庄园贵族的挽歌，同时也是民族精神的颂歌。一些研究者认为这是一部自传性小说，作品中人物和情节与布宁的现实生活高度相似。但布宁对此表示反对，他曾对奥多耶夫采娃坦承：“有很多东西，很多最艰难的事情，我都没有写，《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比我的一生轻松的多”。（阿格诺索夫 2004：275）作家取材于日常生活，对记忆中的俄罗斯生活进行部分虚构。《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已经不是纯粹意义的自传体小说，从不同的角度折射了作家的哲学和美学思想。“布宁在小说中描写的一切：童年、庄园的生活、学习、大自然，都是内部潜在的哲学、宗教、道德问题的某种外在表现。作家正是在这种叙事过程中完成从生活问题到‘永恒’问题，即死亡、道德、爱情等问题过渡”（R. Livanova 2017：68），而《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这部小说则对上述问题作出了集中回答。阿尔谢尼耶夫的生活充盈着各种东正教节日礼俗，点缀着形形色色的教堂以及信徒们日常的宗教生活等，这些对主人公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布宁通过主人公的记忆来构建昔日的生活图景，自然地呈现 19 世纪末俄罗斯生活中的东正教文化特质。本文拟从静修主义传统视角，深入挖掘作品所蕴含的东正教精神，以此进一步解读作品的文化内涵和作家的哲学思想。

2 家族宗教记忆与神性体验

公元 988 年基辅罗斯受洗，弗拉基米尔大公宣布将基督教定为国教，多神教失去主导地

位，罗斯进入了基督教世界，自此东正教信仰逐渐内化在民族记忆中。12 世纪初基辅修士涅斯托尔编写《古史纪年》（*П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 1113）中也记录了俄罗斯人的起源，指出俄罗斯人是雅弗的后代。“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呈现，隐含着这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和该民族意识里来自悠远历史的回声”。（郑永旺 2009：74）对每个俄罗斯人来说，不论他是何种社会身份：虔诚的修士，平凡的百姓，抑或是无神论者，一生都在追求同上帝的结合或是在寻找心中的“上帝”，所有俄罗斯灵魂的深处都留有东正教的印记。而对布宁本人来说，“对上帝的虔诚信仰来源于俄罗斯深厚的宗教传统，来源于其家族的虔诚的遗传”。（叶红 2014：176）

作品开篇点出叙述者“我”半个世纪前出生于俄罗斯中部的庄园，借助纹章谱来追溯家族起源到“不可考的蛮荒时代”。家族的历史和整个民族的发展史相重合，从不可考据的远古到现在的庄园贵族时代，虽出身败落的“望族”，但人们因为了解自己家族的来历而感到十分自豪。显赫的家族历史不仅是祖先的荣耀，更是同古老的俄罗斯历史文化产生联系的有力证据。年幼的阿尔谢尼耶夫对家族的崇敬之情正是在降灵节的弥撒礼上被激发出来，当诵读含义深刻的祈祷文“上帝，你所有的仆人——从亚当到今天侍奉过你的我们的父兄和亲朋——在你的家园和亚伯拉罕的冥府中安息吧！”（布宁 2009：4）一种对家族荣誉的崇高感连接了“我”和“上帝”。年幼的孩童在祭奠侍奉过上帝的祖先时，欣喜地领悟到从父辈到子辈死生循环的生命过程是基督耶稣要人们保持血脉的纯净和传承，进而增进与上帝的亲缘关系。世世代代的家族记忆最终凝聚在族徽中——天蓝色背景中的宝石戒指，警示后辈们要时刻保持对上帝的忠诚与永恒。这种与生俱来的东正教意识早已内化成俄罗斯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它既不产生于个人经验，也不是个人后天获得的，而是生来就有的”。（朱立元 2014：124）在叙述者构建的回忆世界里，大自然有着十分中重要的意义。小说主人公幼儿时代对世界没有什么感知的，只有乏味和不幸，孤独感始终萦绕着“我”，始终和世界保持着疏离感。但是看见干爽耀眼的阳光的那一瞬间意识突然间勃发，阳光似一道启蒙之光，让“我”摆脱混沌无知的状态。《圣经·旧约》中讲述上帝七日创造世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圣经·创世纪》1：3—5）上帝的一束光冲破混沌与黑暗，之后创造鸟、兽、虫、鱼，又依照自己造人。世界开始充满生机，人也开始在大地上繁衍生存。人所生存的世界就是源自神赐的那一缕光，一切生命也发端于此，而“我”也对世界有了最初的感受。“自然是布宁小说中另一个重要的主题。它是‘我’的心灵世界在外在世界中寻找到的永恒寄托”。（赵晓彬 2013：46）天空和大地正是上帝神旨的载体，也让灵魂有了栖息之地。

仰望深不见底的蓝天和漂浮的白云，主人公对生命的有了些许体悟，开始渴望接近上帝和天使。“我真想坐在这片白云上去，在那令人心颤的高度在天穹下的广袤空间，在接近居住着上帝和白翼天使的至高世界里飘呀飘！”（布宁 2009：6）。神秘的夜晚中，总是有一颗星星静静望着我，“我”和星星进行精神对话，展开一系列思索。幼儿时期最强烈的情绪就是孤独，但是看到白天与黑夜、阳光与星辰、雷电与暴雨、寒风与暴雪……高远的天空蕴含各种自然力量，让“我”感受到了世界和造物性世界的上帝神威，在同自然的交融中“我”听到神性的呼唤，不由自主地向神祈求庇佑。当暴风雨来临时，家里紧闭门窗，点燃圣像前的蜡烛，开始虔诚祈祷，“万军之主圣哉，圣哉，圣哉！”（布宁 2009：15）

高远的天空使人保持对神的敬畏，大地则代表神赐生机。儿时的“我”从菜园中获得各种食物，“难道是因为肚子饿？当然不是，不过在吃这些东西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就领了土地这份圣餐，接受了构成世界的一切感性的和物性的东西”。（布宁 2009：15）狂风暴雨平息后，愉快地去菜园中拔萝卜，一口咬掉粘有青泥的萝卜，感受到这是“我”一生中很少能与之相比的瞬间。“瞬间”的情绪转折构成记忆中十分重要一环，在这短暂的瞬间中感受到与上帝建立了联系。值得关注的是圣餐这一基督教仪式。“圣餐”是基督教 7 项圣事中最常

见并且使用频率最高的仪式，也被认为是神人合一的礼仪。《圣经·新约》中提到耶稣是生命的粮食，“人若吃这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圣经·约翰福音》6:51）接受圣餐意味着走近了基督，领受者将自觉实现神灵合一。“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圣经·约翰福音》6:56）“我”在“永恒的瞬间”中接受了圣餐，同上帝产生了紧密联系，内心感到无比愉悦。“是洗礼、教理、礼仪和圣像强有力地塑造了民族精神，并将此精神引入到业已存在的基督教价值世界观之中”。（叶夫多基莫夫1999:26）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充满了崇高的宗教仪式感，俄罗斯人甚至可以在最普通的小事中感受到上帝的存在，这都源自灵魂深处的东正教精神指引。

3 宗教日常中的静修主义传统

《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中主人公的母亲一生都在追随着上帝的足迹——不停地向上帝祈祷，这是人与上帝相通最原始的方式。母亲总是一个人留在大客厅中，跪在长明灯、十字架和圣像前祈祷，“因为她心里充满了对世上一切事物一切人的爱，尤其是对我们——她血肉之亲的爱”。（布宁2009:25）在“我”眼中，母亲以广博的胸怀容纳世间的一切离别、痛苦、死亡，对世界饱含着爱与悲悯，在“我”的眼中母亲是一位真正的女圣徒。“母亲由于有一颗充满爱的心而成为悲哀的化身：我还是个幼儿的时候就看到过多少她眼中的泪，听到过多少她的悲哀的歌啊！”。（布宁2009:11）母亲的哭泣形象可以在古代俄罗斯文学中找到人物原型，《伊戈尔远征记》（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中王公伊戈尔的妻子雅罗斯拉夫娜是俄罗斯文学中第一个美好的女性形象。她不仅仅是为了被俘的丈夫而哭泣，她更代表了整个俄罗斯的妻子和母亲，为正在遭受苦难的俄罗斯人民而哭泣，她身上拥有俄罗斯妇女的一切美好品德。小说中主人公母亲是一位善良的妻子，也是平凡的母亲，她的幼女早夭，长子流放，家境败落……生活的重荷压在母亲身上，但是她却怀着对上帝的虔诚之心忍受着人间的苦难。“俄罗斯女信徒的神圣性和对上帝的虔敬更多地体现在不惹人注意的、甘愿忍受苦难的平凡女性身上，在基督教尤其是俄罗斯东正教观念中，女性被认为是最能领会神的意旨的人”。（刘轶2009:194）母亲虽然平凡，但是正是这样千千万万平凡而又善良的母亲们的坚韧和爱才创造出伟大的俄罗斯。回忆以这样一句话结束“我的道路高于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于你们的意念”（布宁2009:11），这句话原文出自《圣经·旧约》中的以赛亚书，用耶和華之言为回忆画上句号，借此颂扬母亲崇高的东正教信念，祈愿她走向与神合一，在上帝的天堂收获灵魂永远不朽。

向上帝祷告，渴望接近上帝，这种修行方式实际上体现了俄罗斯东正教传统的核心——静修主义（исихазм）。这一术语源自于希腊语，指的是一种安静、寂静的状态，是12—13世纪在东正教的阿索斯圣山盛行一种隐修传统，被称为静修主义，或者神圣缄默（священное безмолвие）。“这是特殊的修道传统，它围绕专门的祷告方法而形成，即不间断祷告的方法”。（霍鲁日2012:114）随着宗教世俗化，这一宗教传统已经不再局限在修道院中，日常生活中普通信徒也奉行静修主义，渴望无限接近于上帝。而“传统围绕一定的祷告经验形成，但是后来逐渐地成长为一个完整的和庞大的发展轨道，它涵盖了宗教、文化，甚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霍鲁日2012:114）作为东正教信徒的俄罗斯人民，早已将静修主义融入到日常的生活，不断向上帝祈祷，渴望与神结合。

小说中母亲身上蕴含的东正教精神引导“我”在上帝那里找到精神的皈依和宁静。他们血脉相连，有着共同的情绪体验，她的虔诚与驯顺让“我”更加坚定地走近上帝。妹妹的死亡让我真实地感到“恐惧”，开始对世上万物都必将会灭亡而恐慌，急切地向上帝寻求帮助，“我”也渴望在祈祷中找到平静。“不停地、无言地求上帝宽恕我，指给我一条路，让我摆脱我头上那个覆盖着整个世界的死荫”。（布宁2009:43）于是“我”开始狂喜地阅读圣徒和殉道者行传，就连书上的霉味都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成为我永远珍爱的东西。基督徒的苦修、约旦沙漠上赎罪的抹大拉的玛利亚、基辅洞穴中活埋的修士等故事让我沉浸在基督徒苦

修的世界中。将典籍记录的苦修传统付诸实践，近乎疯狂地自虐式修炼。“回避家里的生活，闭守在自己的奇幻而神圣的世界里品尝悲伤的快乐，追求痛苦折磨，追求自残自虐，我热切地希望有一天成为殉道者，偷偷到没人的房间里去几小时、几小时地跪着祈祷，拿一些粗绳捆在身上当作苦行僧光着身子穿的粗毛衣服，只喝白水，只吃黑面包……”。（布宁 2009：44）对于俄罗斯人来说苦修是接近上帝最重要的方式，对自身的认识也是通过苦修来实现。“基督宗教的整个领域由三个基本部分构成：礼拜，崇拜领域；神学和教义学领域；以及修道生活、精神实践活动领域。而且东正教对人的理解主要就是在第三个领域，即在苦修学里形成的”。（霍鲁日 2012：113—114）东正教由拜占庭传入俄罗斯，这种苦修的精神与俄罗斯的精神风格相契合，信徒在不断地痛苦修行中寻求自我完善以及人神合一。“苦修学找到并建立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制度，如果完全按照这种方式 and 制度生活，那么将实现对神的基督教态度，实现对基督教的真正追求并与之结合”。（霍鲁日 2011：71）肉体痛苦的修炼消除了对死亡的恐惧和未知的惊慌。整个冬天的苦修让“我”渐获解脱，精神和肉体恢复了健康，再一次融入尘世母亲的怀抱。

妹妹的死让“我”对死亡产生恐惧，但是通过苦修“我”的精神世界得到成长，后来堂姐夫皮萨列夫的去世更让我感悟到“向死而生”的永恒生命循环。对于人来说，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而是以另一种形式获得了新生，逝者皈依了上帝，得到了灵魂的安宁。同样是亲人因病去世，为何皮萨列夫的死会让我产生这种想法？小说中详细刻画亲人们送别逝者的过程，在庄重的宗教仪式中对死与生有了崭新认知。“最后一次诵唱开始，温存而忘我，应许一切，使人对一切怀抱希望，又有了节日气氛，复活节的气氛，这气氛消散在充满阳光的温暖的空中……”。（布宁 2009：115）主人去后大宅也变得年轻，丧宴中每张桌子都充满节日的气氛。死与生不是对立，而是永久的有机循环，在生死交替中不断接近上帝，这也是对家族记忆的最好诠释。

布宁笔下的爱情大多充满悲剧色彩，往往伴随着别离和死亡。《中暑》（Солнечный удар，1925）、《幽暗的林荫小道》（Тёмные аллеи，1938）中男女主人短暂而又炽热的爱情让人抱憾终生；《轻盈的呼吸》（Легкое дыхание，1916）、《萨拉托夫号》（Пароход «Саратов», 1944）中自私狭隘的爱情，最终以女性的死亡惨烈收场。阿尔谢尼耶夫的爱情依然走不出布宁的爱情公式，青春年华里邂逅的众多女性，只不多是人生的一个过客，而真正爱的且终生难忘的只有莉卡。尽管两人彼此相爱，但是精神世界却存在着天然的鸿沟。无休止的争吵、家长的反对让两人的感情陷入僵局。内心的愁苦之情无法排解，选择去教堂寻找解脱。随着莉卡的去世，爱情最终走向破灭，“我”的青春年华也画上了句号。可是这段爱情却成了永恒的回忆，“我”在梦中与莉卡相见，心中依然充满无限的喜悦，哪怕这是唯一的一次相会，却让我们肉体 and 心灵真正的接近。真正的爱情超越死亡的限制，只要两人曾经真心爱过，那这份感情就会永垂不朽，两人的爱情悲剧在布宁笔下获得了永恒的哲学意义，精神得到升华。

无论是在肉体上还是精神上的修行都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如果中途停止，与上帝相通之途就会中断，不断滋生的欲望会让人陷入困境，灵魂饱受煎熬，这也正是静修主义主张修持要保持“持续性”的重要意义。因辍学在家，小说自传主人公为了打发无聊的乡野时光，结识了二哥家的女仆东妮卡，与她发生肉体关系。东妮卡背叛了丈夫，而“我”因放纵欲望受到内心的谴责。“自己突然给一种极其可怕的、罪恶的、可耻的东西毁了”。（布宁 2009：149）“我”在肉体的欲望 and 道德的戒律间徘徊挣扎，甚至想过去死，认为死才会真正解脱。最终这种不正常、非理智的情感在上帝的警示下得以解脱。“我”想趁着二哥不在家偷偷地去幽会，原本明亮高远的天空突然出现云团遮住了太阳，天空变暗，蓝色加深，突然响起了滚滚的闷雷，这是神要施以惩罚的征兆。普希金的童话《渔夫和金鱼的故事》（Сказка о рыбаке и рыбке，1833）中出现过类似情景，随着渔夫所提要求越来越过分，海水的颜色在逐渐加深，在狂风暴雨中渔夫受到了惩罚。《圣经》中也有对雷声的释义，“随后人听见有雷声轰轰，大

发威严，雷电接连不断”。（《圣经·约伯记》 37：4）在雨水的冲刷中两人的畸形关系结束了，雨水既是惩罚又是灵魂新生的洗礼。在这一时间节点上神的警示让“我”走出了这段荒唐又混乱的生活。俄罗斯人的苦修正是为了摆脱邪恶的欲望，不断纯净自己的灵魂，最终皈依上帝。否则，将陷入欲望的深渊，走向毁灭。

4 教堂祈祷与精神朝圣

在基督教文化中教堂是基督徒举行各种仪式的场所，教堂连接着上帝与信徒。“一方面，它引导人们通往天堂和接近上帝；另一方面，神的天使通过它与世人接触和交流，为他们提供帮助，传播上帝的福音”。（李小桃 2003：147）俄罗斯人生来就对上帝保持高度的虔敬，并且在世俗生活中通过祷告的形式来保持对上帝的服从，期待人在天使指引下，最终真正地同神合一。《阿尔谢尼耶夫》中，“我”对家族和上帝的最初感受就是来自教堂的祈祷，而且在异国漂泊，辗转于不同兴衰变幻的城市的过程中，教堂总是给“我”以生活的指引。小说第一章结尾处出现了十字军时代保留下来的高塔、圣者守护的教堂、十字架上的公鸡，这些意象都是天国力量的象征：上帝居于高处俯视着人，而上帝的仆人当忠诚地守护上帝，等待宣诏者召唤去往天国。

小说中父母来城里探望“我”的时候是“我”无聊乏味学校生活中最快乐的日子。父母离开后，“我”一个人在寂静忧伤的夜晚独自在教堂祈祷获得了另一番感受：在想象中狂喜地看见神秘的日落，在旧约的暗夜中看到了新约的曙光，从圣父的时代走向圣子的时代，耶稣基督必将降临人间，救赎正在受苦的人。大哥参加革命“地下工作”被流放哈尔科夫，这使原本幸福的家庭充满阴霾。送别父母后，“我”再一次陷入痛苦孤独的情绪之中，游离于整个世界，感受不到快乐，世界变得空虚无聊。黄色的监狱曾经关押着失去自由的哥哥，而金色圆顶的教堂总是带给人自由和幸福之感。监狱与教堂的对立，非自由和自由的对立，现实困窘与理想生活的对立，想要摆脱这种痛苦折磨，情感的天平开始向宗教倾斜，渴望找到灵魂的指引和安宁。当看见修道院大门上司祭全身像，“我”含泪对着他们画十字祈祷，祈求他们的帮助，让“我”在这痛苦的人间依然保持美好。“我”开始更爱自己，爱自己的亲人，在痛苦的人间中要活得幸福，要相互爱恋。整个俄罗斯有着众多这样的家庭，遭遇各种不幸，分崩离析，但是在痛苦的生活中依然有着乐观的精神，在向上帝的祈祷中获得神的赐福。母亲向上帝许愿持长斋，终生恪守承诺，上帝也给予母亲奖励——大哥一年以后获释。教堂为苦难中的俄罗斯人的精神庇护所，传递神的启示，让世人保持对生活、对亲人赤诚的爱。

在神圣的教堂中，“我”通过祈祷来和上帝建立起联系。可是灵魂深处更有一颗向往自由的心，渴望未知的远方，追求精神的永恒。布宁的作品中似乎对远方有一种特殊的执著，总是在寻找更加遥远的远方，这也是东正教的朝圣精神传统的体现。“朝圣是一种很特殊的俄罗斯现象，其程度是西方没有见过的。朝圣者在广袤无垠的俄罗斯大地上行走，始终居无定所，也不对任何东西承担责任。朝圣者追求真理，追求天国，追求远方。在人间，朝圣者没有自己逗留的城市，他追求未来的城市”。（别尔嘉耶夫 1995：194）虽然布宁在作品中没有明确描写朝圣行为，但作品的多处细节构建出了阿尔谢尼耶夫的精神朝圣之旅。

布宁本人的一生就如同一个朝圣的旅程，他热衷于旅行，辗转于不同的城市，去追求理想中的神圣之地，他也将自己的精神追求倾注在主人公阿尔谢尼耶夫身上。而小说主人公也自称为“浪人”，就像一名自由的哥萨克在俄罗斯大地漫游。这不是外力的推动，而是受到灵魂深处的感召。“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信什么呢？信上帝赐予的爱情的幸福。（布宁 2009：252）阿尔谢尼耶夫认为在编辑部的工作只是权宜之计，自己不会成家立业，养育后代，他渴望成为一名创造者，而不是平凡的复制者。这种对远方的情愫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家庭教师巴斯卡科夫的影响——他是“我”的启蒙导师，发现了“我”的与众

不同之处：对世间万物充分的敏感。巴斯卡科夫出身优渥，才华出众，有着罗亭一般高超的演讲技能，“他朗诵起来也会让人听得出神，他总爱眯起左眼，把书搁得远远的”。（布宁 2009：29）他是一个不幸的人，脱离家庭孤身一人在外流浪，却欣然承受命运的重荷。他在任何地方都待不上几个月，但停留在“我”家整整三年正是因为“我”身上具有那种俄罗斯人高度敏感的天性。他帮助“我”发展了这种天性，点燃“我”心中向往远方的火焰。爱情无法让“我”停下脚步，“浪游”的种子已然在我心中生根、发芽、成长——小说主人公渴望自由和远方，在不断的离家远行中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我”孤身一人前往奥廖尔、库尔斯克、斯摩棱斯克、维捷布斯克、波洛茨克……到这些古老的城市中去寻找历史文化印记，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追寻先辈的足迹。似乎伟大的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笔下那高远壮美而又富有神秘色彩的世界召唤他无比坚定的踏上这漫游之路。

回顾阿尔谢尼耶夫的青春岁月，也如同一次朝圣之旅，他似乎总是在来来回回地穿梭，唯一让阿尔谢尼耶夫难以割舍的就是世俗生活以外的远方，哪怕是一座荒败的小城，都让他魂牵梦萦。从这一角度，就可以理解为何《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结尾停留在莉卡去世这一段记忆，似乎这故事还没有讲完，但这一生的故事在这里获得了永恒的价值。布宁赋予阿尔谢尼耶夫与莉卡的爱情以永恒的意义，未来无法捉摸，记忆才是弥足珍贵的。

5 结束语

《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以平实的文字展现叙事者记忆中的生活，淡化的情节和碎片化的叙事，不仅呈现了记忆中的青春，更加生动地展现往昔俄罗斯诗意的生活。在阿尔谢尼耶夫的精神成长过程中体现了俄罗斯特有的东正教精神与与生俱来的宗教意识。而追求永恒的安宁，对接近上帝的执著和苦修，以及对远方神圣之城的向往，都体现了浓郁的东正教思想。阿尔谢尼耶夫在青春岁月中看见的物，遇到的人，经历的事，这一切交织成广阔的俄罗斯生活图景，从不同的侧面呈现整个俄罗斯民族精神气质，俄罗斯人永远渴望接近上帝，得到灵魂的皈依。尽管布宁本人宣称：“我没有任何正统的宗教信仰”（叶红 2014：177），但穿透诗意的文字，读者依然能够感受到其中浓郁的东正教文化内涵，这种渗透在生命中的情感和习惯正是作家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 [1][俄]阿格诺索夫. 俄罗斯侨民文学史[M]. 刘文飞, 陈方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 [2][俄]别尔嘉耶夫. 俄罗斯思想[M]. 雷永生, 丘守娟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5.
- [3][俄]布宁. 布宁文集.3[M]. 陈馥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 [4][俄]谢·霍鲁日, 张百春. 东正教苦修传统中人的形象[J]. 俄罗斯文艺, 2012(1).
- [5][俄]谢·霍鲁日, 张百春. 什么是东正教思想[J]. 俄罗斯文艺, 2011(4).
- [6]李小桃. 俄罗斯东正教教堂的文化意义[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3(5).
- [7]刘 锟. 东正教精神与俄罗斯文学[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 [8]R. Livanov 俄罗斯作家童年记忆书写问题研究[D]. 哈尔滨: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7.
- [9]圣经[M]. 南京: 中国基督教协会, 1998.
- [10][俄]瓦季姆·梅茹科夫. 文化之思——文化哲学概观[M]. 郑永旺等译. 代译序.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9.
- [11][俄]叶夫多基莫夫. 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M]. 杨德友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 [12]叶 红. 蒲宁创作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 [13]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三版)[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 [14]赵晓彬. 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的现象学解读[J]. 俄罗斯文艺, 2013(1).
- [15]郑永旺. 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看俄罗斯思想的文学之维[J]. 俄罗斯文艺, 2009(1).

Pilgrimage of One Person: Orthodox Spirit in *The Life Of Arseniev*

Li Jing-ping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Ivan Bunin maintained his unique style in Silver Age in Russia by his poetic sentiments and outstanding artistic skills. He revived life in the past and interpreted the great national spirit. His works contain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philosophical thoughts. The novel *The Life of Arseniev* is one of his most artistic works, and the Orthodox spirit is a very important theme in it. Arseniev sought spiritual detachment and eternity throughout his life, which was also the spiritual aspiration of the entire Russian nation.

Keyword: Bunin; *The Life of Arseniev*; Orthodox Church; Hesychasm

作者简介: 李靖萍 (1993—), 黑龙江哈尔滨人,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俄罗斯文学。

收稿日期: 2021-08-16

[责任编辑: 刘 锐]